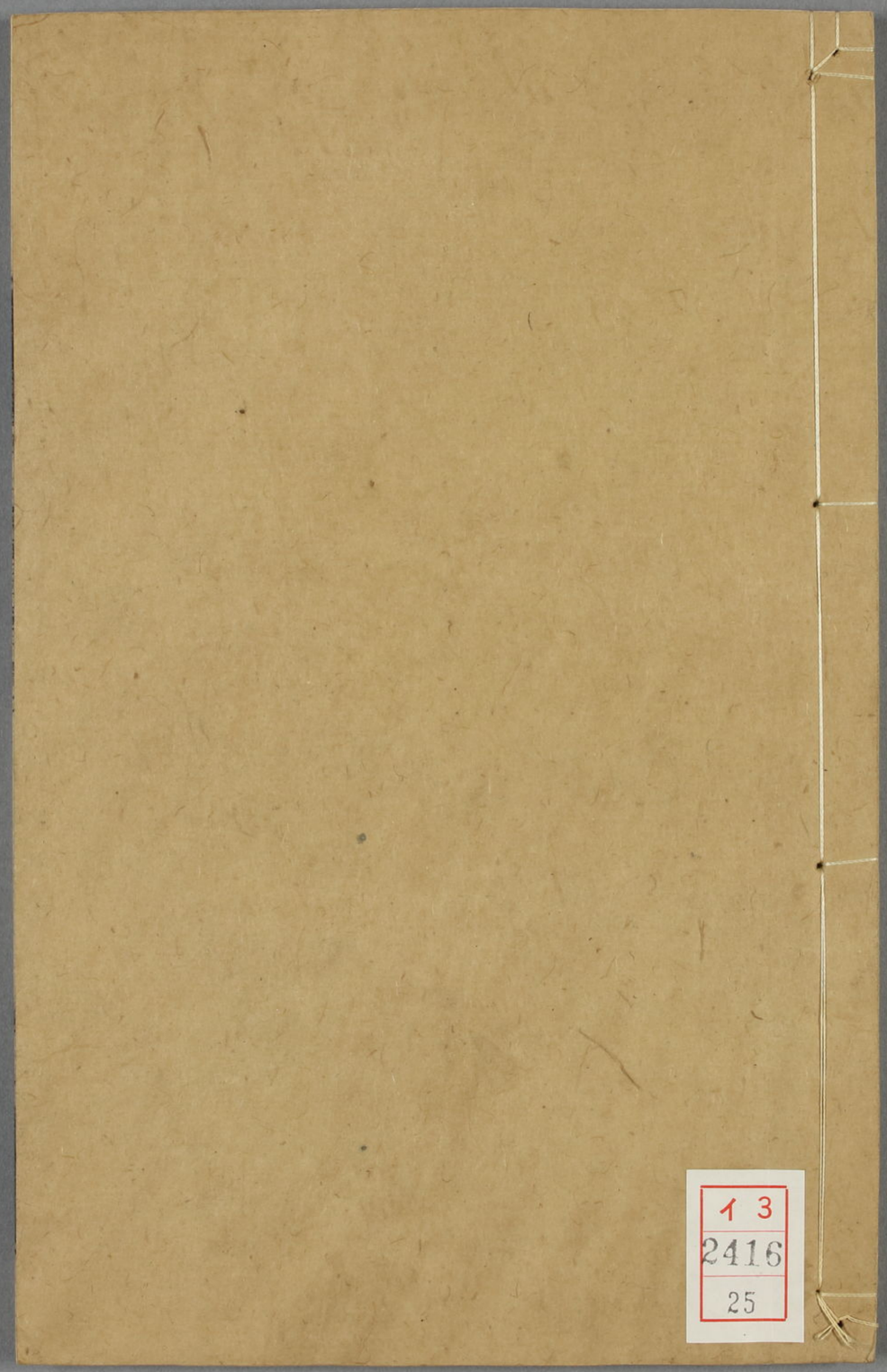
1 3
2416
25

13
2416
25

宇津文庫

好學一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禮

〈2004-585〉

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又曰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列國傳曰子夏曰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鼓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賈誼新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先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匡衡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經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皇極經世書曰夫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亦有四府焉

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程頤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

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眞德秀曰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要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而物欲不能奪矣　又曰我朝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夫晝訪足

矣而又加以夜對何也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倡言正論輻輳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訪也歟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明方孝孺曰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　王禕曰臣聞聖不自聖學焉自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厦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又曰經者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爲明爲聖背之爲昏爲狂故合宮衢室以廣聽聞鳴鞉振鐸以招諫諍士傳民誦以采風謠孟銘盤警以昭炯鑒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以諏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也

好學二

楚六韜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于席之西端于几于鑑于盥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戶牖于劒弓矛爲銘焉　大學衍義曰漢高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因著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又曰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授一篇　又曰漢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漢宣帝紀曰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　漢書翟酺傳曰孝宣論六經于石渠注曰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于殿中兼平公穀同異上親臨決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　大學衍義曰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其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術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通鑑曰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漢書曰明帝十歲通春秋　後漢東觀漢記曰明帝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又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閣篇籍朝無寵族惠澤霑濡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　後漢冊府

元龜曰魏文帝典論曰上雅好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又曰後魏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采其奧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富有才藻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通鑑曰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幾何對曰自有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

好何憂不集王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通鑑
曰陳高祖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
又曰唐太宗身屬囊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
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
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
與討論古今未嘗少怠　又曰唐太宗謂侍臣曰梁武
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
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
可暫無耳　又曰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滯
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内侍讀　又曰開元中置

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
使以總之有司供給甚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于
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
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
之重說而薄堅　冊府元龜曰天寶四載明皇讀洪範
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爲陂下詔曰典謨既
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每讀洪範至無偏無
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諧
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
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

是煨燼之餘編簡殘缺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　又曰唐憲宗留意典墳每見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明皇撰開元訓誡帝遂采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風列之座右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　通鑑曰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左侍郎李至兼祕書

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　又曰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嘗云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　孝經衍義曰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通鑑曰宋仁宗景祐元年置崇

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又曰景祐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命蔡襄書無逸篇于屏　又曰宋仁宗慶曆四年帝御經筵因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先王遺籍爲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史曰高宗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而罷　山堂肆考曰宋孝

宗謂講官曰進講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爲多　通鑑曰宋寧宗初即位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王問爲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　又曰宋理宗時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又曰宋理宗時召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又曰元武宗時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版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又曰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又有進大學衍義者令王約等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又曰元仁宗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譯寫以進　又曰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曰明太祖初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名山藏曰明成祖語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又曰成祖顧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

好學三

乙夜 唐太宗乙夜觀書 荊州記曰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 東壁

西崑 右文 稽古 精一 緝熙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詩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時敏 日新 書經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 禮園 書圃 相如上林賦曰修容乎禮園翔翔乎書圃 畫八卦 惜寸陰 上伏羲下禹 聞上書經下詩經 虎觀 石渠 通英 崇政 俱詳好學二 訪道 崆峒 探書 宛委 莊子黃帝訪道于崆峒之山 采玉水濱 宛委禹穴中藏書之山 劉向說上宜興辟雍陳禮樂 又曰漢靈帝熹平中命蔡邕正五經以篆隸書之立碑太學 芸編芝檢 玉軸珠囊 銅鶴凝香 銀鱗作案 麗正之藏 奎章之祕 唐置麗正書院宋置奎章閣

陸子一編 韓王半部 漢陸賈奏新語詳好學二 宋史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至羣玉之峰上帝之冊府而遂升焉 前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

朝乾夕惕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日就月將 詩勝怠勝欲 制事制心 上出丹書詳好學二 商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學于甘盤 訪于箕子 尚書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表章六籍 漢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班固曰孝武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倪寬授書 漢書曰明帝為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

銳情經術 留意典墳 上唐太宗下唐憲宗俱詳好學二

刺作王制

詔藏孝經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炎暑忘疲　風雨不易　上唐太宗詔天下家藏孝經一宋史

高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問曰一御經筵夜分龍圖閱

邇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于夜分龍圖閱

書　邇英論詩　山堂肆考曰宋真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曰朕退

朝之暇無所用心惟此圖書自娛耳宋仁宗慶曆五

年幸邇英閣講詩毬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帝曰

老子謂治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下

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樂此不疲　開

卷有益　上漢光武　下宋

太宗俱詳好學二

曰太宗于文籍尤所篤好　篤好文籍　表章理學　宋

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　質問

經義　善評文體　山堂肆考曰宋

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　通鑑胡新安曰宋

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　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

退朝謂曰上閱經史見前代

述作之體且善評定自昔　進德修業　尊聞行知上

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　丹函翠蘊　緗帙縹囊　千聖寶

易經下出董仲舒策俱詳好學一

章　九流祕籍　俱出晏殊謝觀書表　待詔金馬門　會講白虎

觀王褒傳曰漢宣帝講論六藝羣書召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下漢宣帝事詳好學二

延鴻筆之士　闢詞林之館　册府元龜　講大學衍

義　進通鑑綱目　通鑑曰宋理宗端平元年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下詳好學二宋理

宗　政畢即御經筵　朝退惟看文字　山堂肆考曰宋

侯進食即御經筵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

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不為語言文字之學　唐太宗詔

朱熹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直與堯舜合也　聚書廣聞見　讀

好學　三

書鑑廢興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初爲周將時從周世宗平淮有譜之曰趙匡胤私有重車數乘世宗令引入面閱之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曰卿方爲將帥當堅甲利兵用書何爲爲太祖曰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宋太宗謂宋琪曰朕性喜讀書每見前代興廢以爲鑒戒

古訓乃有獲　監于成憲永無愆　經　王昭素講乾卦　崔頤正說禹謨　通鑑曰宋太祖命王昭素講易乾又曰宋真宗命崔頤正講太禹謨　啓巖洞之優華　簡金縢之碧簡　啓發篇章

校理祕文　西都賦

好學四

原　博學篤志通於神明　衝波　行辟雍之間禮　入小學通孝經章句　東觀　學於老龍吉　并子　受詩于仲翁　漢書

長大好學　帝王世紀　長大勤學　典論　魏文帝　喜古學　東觀　明古學　帝王世紀　好古學道　東觀　好古博聞　續漢書　耽於典藝　東觀　垂思典藝　漢書　服膺文藝　虞預晉書　壯大好儒　漢書　好學明經　魏武帝集　垂意經學　東觀　備歷五經　典論文帝　兼通四經　東觀　表章六經　漢書　博綜六經好黃老　晉中興書　備歷諸子　典論　博覽羣書　魏文集　考合古今　抱子新論　博學多識列子　御講堂　東觀　周覽古今　東觀　幸太學　魏志　講論文藝　漢書　正坐自講　稽合圖讖　東觀　舍書魏志　甲夜讀書丙夜講經　東觀　永夜思經傳　魏志　手不釋卷　武帝　談士　世說　延儒林　崔駰　左右誦書　東觀　求天下

遺書漢武遊六藝之圖司馬相如外有太史之藏內有祕書之府劉歆七略

光大詳好學一董仲舒

旃漢王吉疏曰廣厦之中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講在後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

頲項出史記憲章六學漢武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漢宣帝出白虎奏議金華說書王海日漢成帝時召鄭寬中張禹夕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光武樊準情古典遊意經藝東漢樊準疏事出遊意經藝東漢樊準日孝明垂經禁中漢順帝時劉焉以太傅入授經禁中樊準日孝明期門羽林之士通孝經

經羽林並通孝經鴻都待制通鑑曰漢靈帝好文學引諸生

能文者待制鴻都門下秋夏讀書魏武帝夜讀周禮唐太宗親注孝經唐明皇出冊府元龜置集賢院唐百官志曰明皇置集賢院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深言經學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每對學如磐并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時李石奏施士匄春秋堪讀帝曰朕嘗覽之穿鑿之學耳學者如鑿井然得美水則已何必傷求然後爲有得也圖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通鑑唐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後唐明宗曰吾不知書然喜聞儒正色拱手而讀之開益智思通鑑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閒有奇書不吝千金購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手不釋卷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武臣之武臣盡令讀書宋太祖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國龜鑑宋寶訓曰眞宗景德四年上謂王旦曰經史之文有國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

圖書自娛宋眞宗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以此圖書自娛耳　雙日經筵隻日講讀宋仁宗　禁中自有日課宋高宗詳明太祖冊皇太子文　嗜學無厭明仁宗

好學五

疏漢樊準勸興儒學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冕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賢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譏之辭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疎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宣簒宋朝師民勸講簒曰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於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紐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聚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於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彝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鴈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急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識鄙生之窶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

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之談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維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於古道則風紀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于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

可以為宗主睚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持身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乎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承平之烈經術未鼓羣儒議前稱制以浚李唐之稱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東辟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離眞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眞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

服西臨邇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肄帝坐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增表宋晏殊請宮中視學表曰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敬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既析于篇題齊魯善言彌

勤于聽覽屬南熏之届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祐景福贊明主之保邦羣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增序唐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鬼神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壎篪而覿遐方故先王

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汉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于此爰自卦啓龍圖文成鳥篆墳典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簣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于九合閭閭焉闢儒門於百代既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儒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瞻咸樂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于汲冢異說者無遺遑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辟雍蔓于荊棘延閣殫于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奢伐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于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于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輶軒使者采遺篆于外刊正紛其朱紫繕寫埒于

丘山外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祕
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
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爭浮天于谷王蟻垤之林競拂
日于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
賾紆樓船于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于翰林搴三珠
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
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同其轍則萬物雖
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遥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鑒登巨
川之濫觴梁之徧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茲多論次逾
廣類苑耕錄齊玉軑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鑣而繼路
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録之内猶多遺闕並未能
絕雲而負蒼天杜罻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鉤餌之
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元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
以矯其違頓天網于蓬萊綱目是舉馳雲車于策府轍
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尚書右僕射申
國公士廉等籠綃素則一字必包舉殘簡則片言靡棄
同茲萬頃滕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窮討論歷載琢
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
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
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于躔次斯

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其道德爲家者尚其變通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交象俯觀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縣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伊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于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辨者憤憤俳俳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贊揚政理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擅古今之美爲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與

百代而沙汰實鉤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

晉詩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衞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陛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黄佐奉命充經筵講官詩曰春風環珮集羣仙回首瀛洲二十年院柳綠垂鸞駕外宮花紅入鳳池邊曉承綸綍開經幄夕佩蘭英拱御筵青瑣赤墀聊復爾璇題珍館故依然三階瑞氣躔黄道六籍榮光出翠

川祖武直從高帝始人文還羨孝皇前座臨北斗露寒
酒簾卷南熏協舜絃長樂賜來霞錦豔上林擎出露桃
鮮賡歌正值光華旦下拜同瞻咫尺天遥望帝城珠樹
裏金華涼月夜娟娟　于慎行經筵進講詩曰延英別
殿倚平臺問道恭承步輦來講席平依丹地轉經函近
對御筵開凝旒睟穆聞天語委佩從容列上台聖學方
隆恩禮茂儒臣長此奉康哉　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
帷當日表講殿直天中窈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聲
分噦噦櫺影辏曈曈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
酒緑鶴翥錫袍紅晉書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芬玉

藻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
恩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元
閣謝瑚蟲螢德同金爝溫規借玉攻庶瞻休氣近鐘叩
德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優在躬涓塵何補助海岳自
深崇敢詫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尊師一

黃帝玉海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受學於錄圖高辛師伯招堯師子州支學君疇舜師許由學務成招禹師大成摯學西王國湯師威子伯學於伊尹高宗學甘盤文王師太公望學子期武王問丹書于尚

父訪洪範于箕子學虨叔成王師周公學有緝熙于光明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冊府元龜曰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扆而立王下壇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在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又曰成帝爲太子時從張禹受經後張禹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盡

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十萬雖家居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牀下　大學衍義曰漢明帝爲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詔曰三老孝弟者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時桓榮每疾病帝輒

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又曰初明帝為太子時從包咸受論語及即位每進見賜以凡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嘗特賞賜珍玩東帛奉祿增于卿及病篤帝親臨視　通鑑曰漢章帝為太子時受學于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都

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冊府元龜曰晉明帝即位以東宮時師傅尤宜盡敬乃下詔曰孔子有云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名羕秩尊望重在貴恩降丞相武昌公王敦司空即丘子王導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保朕躬忠肅誠篤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　大學衍義曰唐明皇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迴之待以師傅之禮

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居春宮張涉爲侍讀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庶政大小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 通鑑曰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元史 巙巙曰世祖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令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師若此

尊師二

原能自得師者王 書 尊師重道 承師問道 漢書 好學尊師 東觀 天遺六韜 天受師書 學于老聃 莊子 師

于風后 春秋內事 師事于成 冊府元龜曰漢元帝爲太子時孔霸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及即位徵霸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賜安車駟馬 漢成帝事 孔師金友 冊府元龜曰漢平帝選署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涼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 天子執業 漢明帝事 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漢明帝 備弟子之儀 漢章帝 門乘肩輿宮中乘馬 唐明皇事俱尊師

謙讓一

增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

應朱草萌生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冊府元龜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石足矣　又曰晉宣帝嘗戒子弟曰盛滿者家道之所忌四時猶有攡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　又曰後魏孝文時北海王詳慶賀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麛暫勤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又帝有事于方澤帝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熱咸陽王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又曰唐高祖初即位每自稱名與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晉元帝嘗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卑屈羣下何以自安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臥乃至加足于帝腹諸公並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命而夙昔之志何以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愛公宜勿

謙也　又曰太宗貞觀六年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手詔荅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爲後人所笑卿諸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祕書若朕能愼終如初則可爲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唐鑑曰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矣　又曰代宗爲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受命東討將行百僚拜送于朝堂帝荅拜既出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觀者美之　又曰周太祖初踐阼志懷謙抑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鄜州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章稱讓又曰周世宗顯德二年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食于萬歲殿帝曰兩日以來至甚寒冱朕于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荅天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爲人除害少可自安耳又曰朕不爲賜卿等食因事與言實自責也　又曰世宗顯德三年帝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恩信未及于天下德澤未洽于兆

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遠人哉　孝經衍義曰宋英宗初辭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謙讓二

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以貴下賤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並易　謙受益　神農治天下不以智自貴　放槩南巢唯有慙德　書　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　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書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論語　尚賴匡救之德　未及師保之訓　並書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不聽敬止日就月將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並詩　朕甚媿　見鄉人便慙　汙七十二代　屈己之明　虛靜自慎率心成諒　仁順謙懿允恭克讓　讓德于天　辭為天子退為匹夫　堯讓許由　舜讓善卷　禹讓稷契　湯讓務光　舜避丹朱　禹讓商均　湯讓三千諸侯　武王讓岐封　南鄉讓者再　漢書文帝　乃呼私奴命駕返國　晉中宗

增　特執撝降　冊府元龜　口唐高祖見舊所愛　故人特執撝降　不矜不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　老子　侯王稱孤寡不穀　戰國策顏蠋曰侯王稱孤寡不穀豈非下人而貴士歟　朕之不敏不能遠

德漢武帝賢良詔　抑過稱虛譽漢明帝永平六年詔曰自今而不省示不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爲諂子諛也　自稱德薄漢和帝時前後詔書八十一帝自稱德薄故皆抑而不宣

焚九尾狐後周武帝建德六年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髓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帝自稱名唐高祖詳謙讓一

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終軍白麟奇木對

恭敬一

淮南子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　王通曰古之賢王敬慎所未見竦懼所未聞剡于盤盂勒于几杖若有常念動無過事　朱熹封事曰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宮室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于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魏了翁上理宗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痼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讐民在甸夷隸

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遑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而自朝晏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少居外之時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　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

恭敬二

意林曰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　漢徐幹曰唐堯之帝允恭克敬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爲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仁焉則雖雖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

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
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
未嘗有獻倦之心而嚴于自保常恐宴安怠惰之私萌
于中邪辟嫚易之風設于內也斯其所以爲純一不已
歟　又曰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爲書以戒王其
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于嚴恭畏天命自度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
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
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
無豫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視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
天下敬民則遊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
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　唐
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
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
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
矣　通鑑宋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
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以便觀
覽名曰敬天圖　名山藏曰明太祖謂侍臣曰驕凶德
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君子以恭敬爲本

原 惟王之共　嚴恭寅畏　接下思恭　小心翼翼
畏天愛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見五觔而式過十室而下（詩商頌　上帝是祗（詩商頌　敬勝
必謁其祖廟　增 聖敬日躋（詩商頌　天子適諸侯
忘者吉（太公丹書　敬者萬世（太公丹書　慎戒必恭恭則壽（武王
帶銘　敬以先時（隨銘　執競武王　無競維烈　欽崇天道
書經　肅雍永享（漢書倪寬語謂既敬且　夙夜敬止（詩經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詩經
威儀一
增 漢書匡衡曰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
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
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唐鑑曰
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涵州密自恃智勇功名見
上猶有傲色及見秦王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
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又曰唐宣宗臨朝接對
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復怡然曰可以閑語矣令狐
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

不汗霑衣也

威儀二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經　正位凝命易經　臨朝淵嘿尊嚴若神　矜嚴方厲　威而不猛　動容進止聖表有異漢章帝　容止可觀　儀刑可象　長美風姿　舉止端詳簡文帝　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令儀令色詩經　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大禹　雍容垂拱聖主得賢臣頌　皇度　聖容華林園集詩曰恢皇度穆穆聖容　行不變玉東京賦　劉公天人冊府元龜曰後漢光武初循河北進軍邯鄲勉勞吏卒威嚴甚厲衆人竊言劉公天人也　雅

有風采晉景帝

寬惠一

荀子曰凡節奏欲陵　峻也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又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君子不安位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冊府元龜曰皐陶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寬夫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含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纊靡極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于廣大然後一眚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其善跲勉者得盡其能悻直者咸竭其慮勳舊

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詮誤者維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序萬邦咸懷君子之德于斯爲盛矣

寬恕二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時范陽人蒯通嘗說齊王韓信背漢信不聽後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乃詔齊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爲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耶帝乃赦之　又曰吳王濞怨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後又使人爲秋請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又曰光武時尹敏爲郎中辟大司空府較圖讖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國書臣不自量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　又曰漢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

爲天子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鄭房生梁郁攙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乃上書自訟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內史　又曰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雒是時譙言六國有大故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又曰晉武帝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

秀官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之所難交關之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又曰後魏孝文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蟲並笑而恕之　又曰孝莊時溫子昇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黜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爲此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又曰隋文帝時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又曰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

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　又曰唐太宗時李靖破突厥迎隋蕭后于京師初有突厥降卒言中國有人潛通書啓于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權請鞫之帝曰往者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竇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既往之愆不須問也　又曰開元六年十月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曰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眞其謂我何故特矜愚不眞于法　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闕不乘馬管崇

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顏眞卿彈之帝曰朕兒每出朕一一敎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脚朕欲優容乃自曉諭之狀還眞卿　代宗大曆八年渤海質子盜脩袞龍擒之詞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舍之經濟類編曰金世宗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惟賞罰不濫即是寬政　通鑑曰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祀　名山藏曰明太祖時都督僉事王庸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

知自訟其將復爲善貸之　又曰明成祖諭六科給事中云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弊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從旁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或奏疏中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哉或猝遽漏書亦傷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　又曰明成祖時有犯法者當黜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怠其心　又曰永樂二年刑部言軍士初犯法者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初犯固可恕也　又曰永樂四年待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減死成邊恐法寬無以示懲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　又曰明憲宗夙興視朝但遇雨雪輒放常參官而不廢引奏隆寒盛暑或減奏事以恤衛士侍立之勞

寬惠三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惠鮮鰥寡　子惠困窮　代虐以寬　寬而有制並書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　易簡之善易　蕃彼柔桑毛詩　寬以愛人　寬以濟衆　撫民以寬　文王惠和　布惠于

民王命于專周禮　施德惠　施惠振窮淮南子　恢弘博施　德施周普　施祿及下　恩無不逮　以恩悅人

澤潤生民　澤及天下莊子　四海渥澤辛伯　德澤洋溢東觀　澤如時雨　元澤滂流　惠澤播于黎苗　潤八紘劉公幹　垂溫文選補淵碑曰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惠浸萌生顏延年曲水詩　昆蚊感惠張協十命　去繁蠲苛四子講德論　豐施顏延年曲水詩仰關豐施　飛仁風以樹惠曹植魏德論　以釀味魏邯鄲淳受命述　播醇澤御衆寬簡唐高祖　錄功棄過唐太宗　細故可略明成祖詳寬惠二

納諫一

書胥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書伊訓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書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書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孝經諫諍章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

其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諏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國語召公言于周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或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朝夕以交儆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國語范文子曰興王賞諫
臣逸王罰之　韓非子曰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
而難于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　申
屠剛曰明主之資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
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　陸贄曰古語有
之順旨者愛所繇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
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
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
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
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于是置敢

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韜立司過之士然非明
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
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伯業興虞帝設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學之高躅也　又曰大雅
有詢及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議是則聖賢爲
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
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
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
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善之所在則可以盡
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

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言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是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辨于微將求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又曰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盡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徒從諫不咈已哉乃至求誚言聽輿誦蒭蕘不以下體而不采故英華靡遺匏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遠必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　李絳曰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致身不利耳顧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范仲淹曰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　司馬光曰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力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臣以

爲今日所宜先者莫如日下詔書凡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陛下于其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鄙愚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雖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　又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襄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蔡襄曰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蒙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　歐陽修曰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有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　秦觀曰人主之于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

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　明太祖曰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于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于已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爲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納諫二

書　書舜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書益稷篇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中庸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啓乃心沃朕心

原　漢書叔孫通傳云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

譚　漢文帝紀曰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通鑑曰漢成帝時朱雲上疏請上方劒斬佞臣一人頭因指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

比干于地下足矣上意解後請脩檻上曰留之以旌直臣　漢書曰光武時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憲乃引刀斷車鞅光武怒及潁川兵起回駕帝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魏書曰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原　晉中興書曰元帝及遷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爲誡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　潭　唐書曰高祖即位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中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又曰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大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　通鑑曰唐高祖時上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曰今日畋樂乎對曰陛下游獵薄發萬機未足爲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則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而謂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

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則非宜昔臣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亦已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又曰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帝善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元年令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有失輒諫　又曰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諫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又曰唐太宗好文學而辨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劉洎諫曰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羣下未敢對歟況動神機縱天辨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衆庶何階仰荅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荅之曰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神形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又曰唐開元時上或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

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留守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
雒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
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
終身 通鑑曰元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
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
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名山藏曰永樂元年
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名山藏史
臣贊孝宗曰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雜進而含容茹
納未嘗輕有罰謫

懸賞 省刑 齊威王出令曰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于是齊大治 晏子 三諫 五關

晏子言而齊侯省刑屢賤踊貴之言也

晏子嘗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昔晏子一日三責我今就責寡人乎 齊王 問輔政騶衍多過鄭方諫曰大王有五失何以致不能以孤之過 虛受 能改易曰君五關若無子則終不聞孤之過 虛受 能改易曰君受人 論語曰能以虛受人 開 無從乎改之爲貴

車 止輦 史記趙肅侯下車謝諫 拜昌言 容直辭 下漢文帝事見納諫二

書禹拜昌言 漢成帝贊容受直辭 求諸道 稽于衆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立諫鼓 建善旌 非用一言 竪設誹謗之木 舜三責晏子之言也 泣思下詳三諫下

懸招諫之鼓　詢茲黃髮　詢于芻蕘　振鐸　設

尊禹曰敎寡人以事者振鐸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按禮白獸尊乃杜舉之遺誡也　轉圜

引裾　斷鞅晉書曰文帝欲徙冀州辛毗諫帝不荅起入帷隨引其裾帝曰侍中捽我衣矣下

漢光武時郭憲事詳納諫二　寤寐嘉猷　延佇告實　文選王融策問　幸

得善言　因思至意

行者公孫龍諫止之又曰唐高祖每與杜正倫虞世南等論事稱旨帝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之卿等犯吾鱗禪闕失朕豈慮危亡哉因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耳　罷黜方士　宥釋俘囚　漢武帝從田千秋之言　唐肅宗從李勉言　召還元齡　悔責彥博　通鑑曰房元齡以微過譴歸褚遂良言于太宗曰冀

贊聖功冒死洩策選賢立政元齡爲最泰何以小過棄

勛舊帝即召還之　唐太宗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

稱旨帝責之溫彥博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責之臣竊以爲不可帝怒曰朕眞卿于腹心而爲孝孫遊說耶彥博曰臣言豈私曲耶此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曰納諫誠難朕責溫彥博今則明曰曰納諫誠難　通鑑唐太宗賜手詔褒美魏徵曰得公之諫朕知過之悔　比諸弦韋　列爲屏幛　通鑑唐太宗時魏

台矣置之几案以比弦韋徵上十漸疏上深加嗟歎　唐太宗時魏列爲屏幛　蕭鈞眞諫議

突承權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愛身不言是負陛下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　批逆鱗　逼猛虎　上唐高祖語詳前因思至意注　下蘇洵

免之顧侍臣曰此眞之鑑唐高祖時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之誅議大夫蕭鈞曰法不至死上乃諫議也　唐憲宗時李絳面陳吐

諫論詳　納諫五

帝王部

納諫四

尚賴匡救之德　繩愆糾謬　原從諫則聖　從諫弗咈　傅說商書　從諫若流　荀悅漢紀　聞諫若甘味　唐子云聖人聞諫若嗜茶食　愚者聞諫若甘味　毛詩　好謀能聽　漢書高紀　訪問善人　左傳　以虛受人　易　堯有衢室之問　總街之庭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詳帝治篇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鬻子注云鐸金鈴木舌也言者以振鐸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又云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又云憂者悲聲磬聲消燥也　而近于悲故憂而擊磬也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又云鼓以動物故動合于道也　令趣銷印　漢張良傳

摳趨生之說納子房之策　班彪王命論　急壞複道　漢叔孫通傳　詳納諫　徵書屏風　後漢書　覆觴不飲　晉元帝詳納諫二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合而聽之則聖　粘之屋壁　通鑑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之人省覽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　魏徵媿媚　通鑑唐太宗謂魏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魏徵每犯顏苦諫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媿媚　露威　通鑑曰魏徵每犯顏苦諫或有時逢上怒徵神色不移上為之霽威　溫顏　通鑑唐太宗問魏徵曰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假之辭色豈敢盡其辭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念關龍逢之死　通鑑唐太宗謂侍臣曰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宜常為朕思煬帝之亡朕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

君臣不相保乎　寶此三鑑通鑑魏徵卒太宗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今魏徵殁朕亡一鑑矣　焚香盥手讀諫疏通鑑唐宗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好直則德廣好諛則過增並明成祖語

原賞諫梅福請賞漢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諫可采取者秩升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悶吐忠言嘉謨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　魏公勸諫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行者衆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佞也不可爲常諸君乘危徼倖雖勝天佞也不可爲常諸君前諫萬安之計故相賞後勿難言也　臣苟直諫君宜賞恩　不匡其上尚或有刑　能盡其忠豈宜無賞　臣道貴忠　國章勸賞

增賜綵通鑑唐太宗發辛脩洛陽宮以

備巡幸因給事中張元素諫即爲罷役仍賜元素綵二百匹　賜蘭陵公主園通鑑魏徵對唐太宗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　賜金紫通鑑宋太宗脩正殿頗施綵繪謝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上賜黃金十斤廢馬十匹　賜黃金廢馬魏徵上十漸疏目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官左司諫　賜金織幣帛通鑑元英宗元年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于宮中設宴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進諫帝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帛

原拒諫及雷隨會諫晉靈公公愎諫三進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　大臣怨周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曰以用也　君子去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故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諫者有禮許逃禮曰爲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　諫不聽則逃

刑莫敖致敗　誦言如醉詩經註曰聞典謨之言則若醉言不好也

如或患難臣 不可則止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不可則去
救禮許逃亡
禮事君道合則 諫輒招危 言以取罪 逆忠直
服從不可則去
比頑童 忠讜杜口諫諍絕路 不從逆耳之言 以
致噬臍之患 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
違宮之奇之言虞不臘矣 拒伍子胥之諫吳為沼
乎 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 陳愎洩冶之諫而國亡
洩冶死之魯史書罪 微子去矣宣父稱仁

心書經剖賢人之心 焚皇圖
殺此田舍翁通鑑唐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以為妖言焚皇圖而殺龍逢
積忤生憎通鑑唐開元時楊相如疏曰忠正者多忤意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陳

之所由 防口 逆耳 輕已 賣直通鑑贊曰唐德宗疑蕭復之輕
分地
已姜公輔
為賣直 立仗馬通鑑唐天寶時李林甫為相欲蔽人主視聽謂諫官曰諸君不見立
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納諫五

增 詔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廷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緣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又因日食求言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

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勾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者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于篇朕親覽焉

曾鞏元符求言詔曰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數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

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
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非
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蜀蓁之
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
臧風俗之嫉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
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
之風其于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
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
虛文尚悉乃心毋懈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
實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許于所在州軍附
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朕意

論宋蘇洵諫論曰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
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
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
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舆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
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
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
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
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搏死者人君又安能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與千金不然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

諫 賦唐王起諫鼓賦曰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有蔽爰立鼓于朝得爲邦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袞之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豈鼛鼛于金奏之間坎坎于宮懸之際亦既戒止居然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虞趨趨以特立直言謇謇而必聞借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之失慮政刑之隋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閭閻之闕謣謣如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叫帝閽而九重猶遠獻工

藝而一人且深于是伐茲鼉鼓殷爾雷聲作援枹雖假下臣之手闡蘇纖終沃大君之心豈素識于作礪將思度于如金　柳道倫進善旌賦曰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啓納善之懷于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于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同誹木之設彼思聞過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既陳而一人有慶旌既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旗旒之翩翩奚貴干旄之孑孑九達之上大達之中直影而晴分瑞日孤懸而晝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上通既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此自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疑然而孤標獨立迴爾而中立無制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厥旌既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于百代異舞干于七旬繇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就日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寮之師師采其善言得王臣之謇謇　楊廼禹拜昌言賦曰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

匏蕘防乎驕逸既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嘉謀乍
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
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況
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
是以臣不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君執至
理以垂教采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
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闡妙略以開容拖冕
旒而拂地覽宏謨而致敬低珩璜以鏘身懼溝洫之未
通憂禮樂爲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讜爲規戒是以
蘊昌言兮不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

業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
畤以陳儀固難比矣望行宮而設禮曷可方之

御製一

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揚子雲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
言　漢儒林傳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宋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
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掞以雲漢之黼黻
日月雷霆萬衡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　洪邁曰古
今作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闔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

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緯天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

御製二

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夏侯元辨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歸之作網罟之歌　又曰神農氏教民食穀作豐年之詠　史記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　後漢志曰天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國語曰衞彪傒曰武王克殷而作詩以爲飫歌命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　大戴禮武王銘十七章　穆天子傳曰南游于黃臺之丘獵于鈃山天寒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漢高紀曰上破布軍還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上擊筑而自歌

大風歌也

隋志曰漢高祖手詔一卷　漢武紀曰五年冬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玉海曰晉明帝集五卷簡文帝集五卷宋武帝集四十卷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帝集五卷宋武帝集二十卷文帝集十卷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帝集九十卷唐太

宗集四十卷高宗集八十卷中宗集四十卷睿宗集十
卷　中興書目曰明皇詩一卷凡五十七首　唐紀曰
貞觀二年著金鏡述以示侍臣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
一年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上曰公等各賦一事太宗
賦尚書魏徵賦酉漢　中興書目曰帝範二卷太宗撰
舊紀曰開元八年幸薛王業第置酒宴樂帝賦詩有
棠棣鴒原之句　李光弼傳曰拜河南副元帥鎮泗州
帝賦詩以餞　金石錄曰明皇注孝經四卷道德經二
卷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因許敬宗作殷肱論　德宗
作君臣論賜杜希全　玉海曰宋太宗御撰文字總十
八部合二百十四卷真宗新編御集百二十卷仁宗御
製一百卷神宗御製凡九百二十五篇為九十卷內四
十卷皆賜中書密院及邊臣手札高宗御集一百卷
實錄曰宋天禧三年上以青宮紀要事有未備乃博采
羣書為承華要略二十卷　雍熙五年三月召近臣賞
花宴後苑上臨池釣魚命羣臣賦詩應制者三十九人
上亦賦詩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
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　太宗作慰邊詩賜近臣又
作詩賜趙普　真宗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作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又作寬財論　仁宗出敲器陳于

邇英殿論丁度等曰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正道因作歆器論　慶曆四年御邇英殿出危笁論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　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進資治通鑑既爲之名又爲之序　高宗製中堂詩賜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芝詠損齋記聖政序其記損齋也以清心寡慾省徭薄賦爲主　孝宗著用人論　理宗作十三聖賢論訓廉恤刑二詔及中庸大學二贊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作　明紀曰太祖御製文集五卷有醉學士歌閱江樓記皇陵碑登極詔皆其卓然者也　仁宗御製集二卷

宣宗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　嘗作祖德詩九章　作招隱歌其敕曰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爲國重臣特示觀之作喜雪歌其敕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　作猗蘭操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爲此操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又作捕蝗詩憫農詩減租詩以賜羣臣　又作書魏詩以賜戶部尚書夏原吉

御製三

樂部

丹書　翠琰黃帝作丹書其詞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宋晏殊序東封聖製頒于寶文牖壁作繪彰施于琴瑟啓篋曰黃帝征蚩尤龍鸞麗藻封警備也古今樂錄

秋風　晨露漢武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神人暢　孝慈錄古今樂錄堯郊祭天地神座上有響聲曰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僚肅兮于寢堂醊壽進福求年豐有響在坐救予爲害命予救之堯乃作神人暢其詞曰禹寫中宮謝希逸曰神人暢堯所作　明紀太祖以父母之服通制爲三年著孝慈錄

襄陵操　瓠子歌古逸詩禹治洪水會稽作襄陵操曰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溝洫志武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悼其功之不成作歌詩二章詳水部

黃歌斷竹　擊壤詠大唐古逸詩劉勰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註黃帝其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又吳越春秋越王問陳音曰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弓生于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而作斷竹歌其詞云云

樂書曰大唐帝嚳之歌也文心雕龍又云堯有大唐之詠　八伯咸進　三傑並登　尚書大傳曰帝歌卿雲八伯咸進唐宋璟傳開元十七年以璟爲右丞相與左丞相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詔太常設飲宴百官于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五絃上詳二琴歌南風之詩　始作八卦　手揮今樂錄舜揮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堯戒一卷　武造二卷

隋志堯戒舜禹一篇注武帝上所自造賦二篇

龍宋紀祥符三年于時鳳皇翔舞于庭王乃作神鳳操古今樂錄成王時茅山獲龍長二寸腹如玳瑁手中

俯仰無懼帝作觀龍歌送還茅山池中　風起雲飛　金填石刻風歌詳漢高大帝王部

五、玉海云唐貞元七年帝幸章敬寺賦詩凉尹辟琚請刻于石而填以金從之　禹記峋嵲

武銘刀劒徐靈期衡山記曰夏后導水通瀆刻石書之高史記曰武王爲銘于席之四隅戶牖刀劒皆銘焉　紫庭黃竹　武紀元狩元年詞五作黃竹詩並詳五時獲白麟作白麟歌太始二年作朱雁歌　丹函翠蘊

綈袠緗囊晉殊謝觀太宗御製表曰丹函翠蘊觀先聖之寶書同上綈袠緗囊集九州之秘籍　持示韋緼漢武作柏梁臺詔羣臣作七言詩乃得上坐帝首倡曰日月星辰和四時王海曰唐元宗九日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緼即遣使馳往　給筆屬和　題劄以賜唐紀王起傳加起皇太子劄以賜　輦中攬筆　雪裏揮毫實錄曰貞觀十九年御步輦而行帝攬筆于輦中爲詩　題劄侍讀文宗題詩于太子劄以賜于是給御筆仍命屬和唐紀元年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夜漏初上密雪忽降上謂宰相曰可各賦瑞雪滿皇州詩以爲娛樂　問釣魚人　餞秉釣者

宋紀云召端參知政事眞宗召至便殿語必移時時呂蒙正爲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欲餌金鈎深未達旨須問釣魚人上意已屬端數日蒙正罷而端相矣　三侯作歌　萬歲爲樂

唐紀云高祖過沛有三侯之章索隱云侯語詞詩侯其三兮故曰三侯　拾遺　記曰漢昭帝史記云高祖過沛而是也沛歌有三侯　拾遺記曰漢昭帝穿林池引太液之水種芰荷香徹數十里乃作歌曰萬歲爲樂豈云多　賦綜歷代詩括累朝　隋志云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宋史曰祥符御製有讀十一經十九史詩其讀十一經也起于八年閒六月癸巳其讀十九七年六月庚辰成于十年閒六月庚辰成于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自敬五箴　聞喜一軸

宋史曰祥符中邊陲無事然未嘗敢自逸每爲文以自儆置座右朝夕觀之因出貴粟食吟豳田夫吟念農歌自戒歲守官歲以示王旦等　宋紀曰嘉祐六年賜新進士聞喜宴

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一軸行宮題壁 磨崖勒碑宋紀曰咸平三年大破契丹于莫州作喜聞捷奏詩曰元宗東封泰山于太平頓磨崖勒石御製御書 唐紀

牡丹千葉 槐柏連理 宋紀曰景德四年宴近臣于後苑帝作千葉牡丹詩又曰祥符六年令從臣觀苑中連理柏上作連理槐柏詩三首以賜

命百官餞送 又云祥符八年作七言詩賜童子蔡伯喈爲正字 唐天寶閒賀乞休命百官餞送上親製詩序

金鏡珠囊詩成花萼 玉海曰唐元宗時有鸜鵒數十集麟德殿庭木帝作頌曰我所息宴桂宮蘭殿九月辛酉趣急難有情逼之不懼雍渠伊見飛鳴行搖在原之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品以上金鏡珠囊上賦詩唐紀曰開元十八年上御花

辨 宋眞宗作 孝宗眞宗作

勸學製文 原道著

擅思親操 古逸詩舜耕歷山思親而作其詞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思父母兮力耕日與月兮行如馳父母處兮吾將安歸 藻思粹發仁宗御製序曰藻思粹發聖作也 朝元閣有

元慶雲 唐紀曰天寶十載慶雲見上賦詩羣臣畢和 珍重老臣 宋庶傳曰蒙待宴後苑應制賦詩末云微臣自媿頭如雪亦聽鈞天侍玉皇上曰善乃和之有珍重老臣之語

卿等同醉 宋紀曰雍熙三年祈雪于相國寺十二月朔大雨雪上御玉華殿宴宰相近臣謂此

賦詩寵行 宋紀曰景德中于龍圖閣之崇和殿餞侍講學士邢昺赴曹州上即席賜二首以寵其行

出御製雪詩屬和

嘉瑞思與卿等同酌

手詔貢闈 宋紀曰祥符五年命學士鼂迥等知貢舉上謂輔臣曰比來實效勿令蓬華有遺才

賦詩寵行 宋紀曰景德中于龍圖閣之崇和殿餞侍講學士邢昺赴曹州上即席賜二首以寵其行貢舉賜以手詔又賜詩曰聞風獻藝來心以權衡求

深

合周官 翟書備考曰洪武大誥之作有取于周官之重典

帝王部

朝正韻明紀云太祖以東冬清青之二韻合而為一字萃于邊旁音定于字母

元明紀曰宣宗每試進士輒自撰程文狀元及第耶箴名敬一明世宗敬弗聚睡一弗純勤石太學及翰林院名敬一亭箴曰睡

御製五

詩虞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又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風歌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成王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胥樂兮民以寧

穆王黃竹歌曰我徂黃竹敬一字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

公侯百辟冢宰皇哉萬民旦夕勿忘　又荅西王母白雲謠曰予治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漢高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高祖為戚夫人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繳將安可施　漢武蒲梢天馬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飛沙兮四夷服　漢昭帝黃鵠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　唐太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

宮百雉餘連甍遥接漢飛閣迴臨虛雲日隱層闕風煙
出綺疏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
披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敬案觀
墳典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琱弓寫明月駿馬疑
流電驚雁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于茲乃忘
倦　元宗賜諸州刺史曰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
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
迹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
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　過大哥
宅魯衢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

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曰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
鄒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
楹真當與夢時同　肅宗玉靈芝詩曰玉殿肅肅靈芝
煌煌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景光　元氣
產之明神合德紫微間采白蘜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
極天心有眷王道惟直　幸生芳本當我宸旒挺此靈
質貢其皇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端拱思惟永荷天休

宋孝宗玉津園喜晴詩曰春郊柔綠徧桑麻小駐芳
園攬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絶咨嗟每思富

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　元文宗望九華詩曰昔年曾見九華圖爲問江南有也無今日五溪橋上望畫師猶自欠工夫

明太祖鍾山詩曰熏風自南發森松鳴絃歌元猿嘯白日丹鳳巢桐柯靈芝秀深谷祥雲盛嵯峨樹隙觀天碧天青似綠荷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婆娑　仁宗早朝詩曰澹月低鳩鵲祥雲繞建章金門森羽衛寶鼎靄名香日上東方曙風輕曉殿涼千官朝退後諮訪接賢良

宣宗減租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親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斯人　世宗送元輔張羅山詩曰拂暑金風動衮裳滿天商吹送新涼農家萬寶收成後十里遥聞禾黍香

增 賦唐太宗臨層樓賦曰崇基迴構危檐間出暑結冬臺寒濃夏室望雕軒之拱漢觀鏤檻之擎日柱引桂而圓虛芬舒蓮而倒實霞觀近兮紅逼煙樓遥兮翠密念作者兮爲勞媿居之而有逸

增 箴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蹲于山而蹲于垤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勿思勿行至無日矣

增銘商銘曰噆噆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噆噆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祗離咎也　周武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甌將然毋曰胡害其甌將大毋曰胡傷其甌將長　杖銘曰惡乎危于忽慶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户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增序唐太宗詩序曰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信無間然矣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上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以中和不係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樂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翫何必山陵之間　宋英宗序仁宗御製集曰洎然凝神不見所好惟朗閱實錄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臣之

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從事于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如此永惟聖作銘之玉版藏之金匱以垂無窮

【詔】唐太宗幸靈州詔曰朕曩命偏師遂擒頡利今弘廟略已滅延陀雖則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轘纔掩塞垣契苾等委身內屬朕暫幸靈州親撫歸附弘慈肆赦加以施生頒惠天隅耀武靈朔上變星昴歸于東井之躔下掩蹕林驅入南山之圍

御筆一

【書】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揚子雲曰聖人肆筆而成書　法書要錄梁武帝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篳鈍比比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　文房四譜唐太宗曰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　唐紀帝問柳公權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玉海宋太宗曰學書者當澄神靜慮具在筆端方臻其妙

御筆二

【書】韋續字源云包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炎帝神

農氏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黃帝因卿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少昊作金天鸞鳳書高陽氏製科斗書　墨藪曰夏后氏作鐘鼎書注曰神龜負文列于背禹第之成九類古今源流曰文王作鳥書　古文苑曰漢高祖手敕太子　玉海曰漢元帝善史書應劭注史籀大篆　後漢循吏傳曰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玉海曰帝王法帖始于漢章帝晉武帝　漢章帝好杜度草書因名章草　宣和書譜曰晉武帝喜作字于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爲一代祖　張懷瓘書斷曰梁武帝好草書狀貌亦古　又曰我唐高祖太宗睿宗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勛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縟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　姜夔續書譜曰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

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寶章待訪録曰梁之武元帝隋唐之文帝金題玉躞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

法書要録曰唐太宗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　通鑑貞觀十八年劉洎上書上飛白荅之曰今閒讌言虚懷以改　唐戴至德傳曰高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磐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詞云　通鑑曰書賜隱士田游巖宅牓其門　王氏書苑曰唐龍朔二年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以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蹟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九域志曰亳州有道德經碑明皇書　李靖傳曰靖五代孫彦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録參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曰兵馬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曰有常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離手　宣和書譜曰唐順宗善隸書　宣和書翰墨于行書益工　玉海曰唐順宗善隸書　宣和書

譜宣宗復以行書稱　周世宗神武之略氣蓋盤礴發於筆端過人遠甚　書苑曰晉武帝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齊高帝武帝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陳高帝文帝唐高祖太宗睿宗元宗皆以書名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分賜草書李白廬山瀑布詩二十幅　淳化元年上親書紅綾扇賜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各一三年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初伏日又親書紅綾扇賜近

臣　淳化二年蘇易簡上言願以上所賜詩刻石上爲眞草行三體書各一本命模勒刻石分賜近臣十二月祕書監三館學士皆上表稱賀上悅賜以上尊酒　宋米海岳曰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　玉海曰淳化五年上選郭玘等四人爲常參官仍給印紙令秩滿日自齎于御前較其課最上自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爲勞績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　實錄曰淳化五年賜

參政寇準飛白草書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皆已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呂蒙正曰書札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事朕蓋聽政之暇聊以自娛耳　玉海曰宋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王昭遠等言多比諷又賜何承矩書前後凡五十餘幅又面付手札寵之又嘗賜戴興以玉篇唐韻御飛白書三十卷　至道三年六月眞宗詔以先帝御書墨跡賜天下名山勝境九月賜曲阜文宣王廟十一月詔所藏太宗御書委官吏檢校　景德四年三月登太清樓命內臣啓扃鑰觀太宗聖製御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其書示之　祥符三年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示翰臣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于瓊林苑中人賜御書一軸自後遂以爲常　又九月賜輔臣織成御飛白字圖　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牓曰紫微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慶曆四年上于邇英閣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玉海曰慶曆中仁宗以飛白端敏二字飛白筆一賜太子太傅王舉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筆法二字賜學二字賜之　玉海曰皇祐三年飛白書筆法二字賜講讀官各一軸　皇祐以後每歲重五節必賜飛白書

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宸翰遒逸筆勢有法飛白書尤精　宋仁宗時夏竦爲相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書恭儉二字以賜　宋哲宗以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等各一首　玉海曰宣和四年幸秘書省上親出建隆眞蹟詩帖數幅於是羣臣始議藝祖書又出太宗眞宗仁宗翰墨至神考書孟子章句上曰此藩邸所作也　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見猶存于取舍至若褉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山堂肆考曰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玉海云紹興五年右相張浚入見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之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獎每在畧功而忌能尊己而自任　又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爲娛　又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史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采民南山有臺及緇衣詩賜大臣　明紀曰宣宗英敏多才藝善詩文能書畫所賦綠竹引一枝花采茶歌諸篇皆御筆親書世傳爲寶　神宗十齡踐阼即善書大書責難

陳善四字分賜講官

御筆三

奎鉤　雲篆　孝經鉤神契曰奎主文章宋均註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章之畫　眞誥曰三皇爲龍鳳之章雲篆之跡　綠字　紫泥　晉志禹受綠字　李堯文　禹碑書斷曰堯舜之世煥乎其有文章文章發揮形模奇　始演八穗　不忘四民　眞誥曰三皇之世演書四民安樂字題其旁曰化成殷醉書郎雍釋之曰帝雖在酒所尚不忘四民故自帝王以來獨以仁　先賜一幅　細書十行　玉海曰宋太宗嘗謚之也　先以一幅賜宰數尺先以一幅賜宰臣　實由天縱　自成文章　山堂肆考云唐呂端詳上二十行詳上二　實由天縱　自成文章　山堂肆考曰宋眞宗出太宗御書法帖輔臣曰太宗嗜學實由天縱屬思授翰必極精妙　玉海曰范成大跋御筆云叶氣細縕蒸爲雲漢輝光所麗自成文章　親灑仙毫　手書寶劒　山堂肆考云唐憲宗親灑仙毫飛白書其名　玉　碟硌新勢　海曰漢章帝賜韓稜寶劒自手書其名　玉　碟硌新勢　來獨以仁謚之也　迴拔神鋒　顏師古聖德頌曰碟硌新勢奮發奇鋒玉海云宋胡宿代中書密院謝賜字表云

墨寶相輝　神鋒迴拔　筆墨雄贍　法書要錄云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魏帝筆墨雄贍　米芾寶章待訪錄曰晉武帝眞蹟在帝筆墨雄贍　米芾寶章待訪錄曰晉武帝眞蹟在駙馬都尉李公焰第字有篆籀氣相奇古墨色如漆　蟬翼鴻翥　龍畫螺書　權德輿記曰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眞觀十六年答常侍劉洎之詔也縹緲鴻翥之勢輕濃蟬翼之狀于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藝　山林丘壑　鸞鳳蝶龍　翰墨志曰書圖之逸品也　高宗御製下詳後崔融碑文　五十年間未始一日意所適尺餘大字肆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趣　會要五月五日唐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　石帝王部　御筆

湖賜范　玉堂付蘇　山堂肆考曰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

淳化二年上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召蘇易簡付之以爲玉堂盛事　索一大硯　書三體詩　山堂肆考曰淳熙十三年召宮僚宴樂上索一大硯命磨潘衡墨染屠覺竹絲筆揮誠齋二大字及贈侍讀楊檢祥六小字識　與古何異　所得甚多　山堂肆考宋太宗曰唐太宗以飛白賜羣臣劉洎登以清賞堂印三體詳上二　御林爭取今朕手書賜卿等與古何異　紹興五年上曰朕無事惟靜坐觀書所得甚多時上所寫六經論孟之書皆畢因刻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又書無逸篇設于講殿之壁　乞賜新額　報以手書　宋太宗端拱元年祕閣成李至乞賜新額上乃飛白祕閣二字賜之隴西傳帝報以手書　忠勤見表　廉節是勵　唐崔知悌傳曰知悌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元以忠勤見表　山堂肆考曰紹興二十九年御書戒驕惰尚書省立石以墨本頒之於中外　蒙正不及　常侍先登　玉海云淳化五年上書四體書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亦欲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請蒙正不及矣上笑而賜之法書要錄曰太宗糅筆作飛白書暈昏乘酒就太宗手中疑與散騎常侍劉洎登牀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健仔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追配昔人　宣和書譜曰唐明皇初見翰苑書體狎于世習銳意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以追配昔人　庶臻治道　以增美德　玉海曰宋建隆三年二月內出御札曰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轉對會要曰太宗爲飛白書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動清風以增美德　芒玉平雲　春林秋漢　唐張說謝御書大通師碑額狀云畫起平芒玉戈矛攢倚鸞鶴交飛玉海云李嶠謝飛白書渺乎若游霧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上秋漢　製龍池曲　賜上尊　酒明皇雜錄曰拾遺蔡孚進龍池篇上爲八分書賜岐王因製龍池曲以其篇爲樂章上尊酒詳二

不滅子敬　得受史陵　法書要錄曰王僧虔論書曰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唐李嗣眞書品曰太宗與漢王元昌褚遂良等書法皆受之于史陵射遂良等書法皆受之于史陵

首出孤鸞　回翔顧盼　玉海曰李嶠謝飛白書冠六文而首出卷八十而孤鸞元嶺謝御札舞鳳迴翔懷神飛龍顧盼于縑細元之謝御書表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榮光燭天詩下五歐陽修記　能騁逸氣　無有棄日　法書要錄曰齊世祖書超筆力而有膽能騁逸氣玉海曰宋太宗出御草書示宋琪琪曰陛下躬親庶務固前代所未有又讀書染翰無有棄日　士稱三絕　人賜一雙　玉海曰宋云宋太宗筆法英異學無不成親製眞定王趙普碑并八分書篆額多士稱爲三絕會要曰祥符二年內出太宗鏤文紅管供御筆十管分賜王旦以下人一雙　有如夙習　以此自娛　玉海曰眞宗初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見飛白筆遂取試之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宋神宗遣內侍就輔臣第賜

御書各一軸次日輔臣入謝上曰朕聽政之暇無所用心以此自娛耳　太宗下詔　梁武評書　太宗實錄曰帝留心字學下詔求前賢墨跡玉海曰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百三十四人

手追心慕　神動天隨　玉海曰宋高宗雲章奎畫昭回于天爰自龍飛之初頗喜黃庭堅體格後又宋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頗意羲獻父子手追心慕曾不數年自與之齊驅並轡書苑曰范成大跋御筆云跳龍臥虎之勢漏屋隨湯穆無間　識其末繼　畫沙之跡皆神動天隨

書其後實錄　家傳鐵券　梅并六年知河中府錢暉入辭上問其還之　玉海曰乾道七年帝出御書一通百以魏徵荅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而繼書其後曰朕即位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于安養黎元　規模大令　吐納僧虔　張懷瓘書斷曰宋文帝善隸書次及行草規模大令帝墨翰吐納僧虔擯排子敬

自書孝經　徧賜文賦　山堂肆考曰淳化中李至請以上草書千字文勸右上曰此無

可取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勒于碑陰不廢模倣又曰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

爲時矜式宣和書譜曰唐太宗留心翰墨萬幾之餘不廢模倣唐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草書爲時矜式

甘露慶雲詳五蘇軾頌甘露慶雲宋胡宿賜御書扇詩曰白鳳隨亳舉蒼龍應墨奇

勢若飛動略無倦怠歸田錄曰皇祐二年明堂額御篆以金塡字門牌亦御飛白神翰雄偉勢若飛動山堂肆考曰高宗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細繹其說雖祁寒隆暑略無倦怠

鵬搏鶴喙龍性牛刀法書要錄云宋文帝書如瞻擊水之鵬搏月又曰齊高帝書猶力稽牛刀水轉龍性

草書藏祕閣石本詣名山書苑曰太宗時有獻鍾繇急就章者字多踳駮上親草書一紙刻石模印詣名宗常草書經史三十紙藏之祕閣宋太山藏之或賜丘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

臣僚無由觀卿等未嘗見滿問徐鉉草書何如滿曰鉉留心篆

不聞草聖上曰鉉嘗見朕書否滿曰臣僚非詔賜無由得觀上喜于袖中出御書二紙曰以賜汝一以賜笠玉海云祥符五年內出新編太宗皇帝御集及御書法帖凡十五部示輔臣王旦曰五代以來筆札無體鍾王之法幾絕太宗留意求之自是學者書體不變聖教之至也上曰太宗所用筆亦與人間不同顧向敏中丁謂曰卿等未嘗見咸再拜陳乞冀日命賜之

御筆四

撚笏以觀宋范蜀公東齋記曰仁宗于天章閣下視作飛白書令羣臣撚笏以觀二

臣姓名山堂肆考曰祥符中上飛白書向敏中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臣姓名也朕將用之

鶴頭假波璽籙曰鶴頭假波所用漢尺一寸

高帝爲鳳天毫發彩尾諸書書苑曰齊高帝爲鳳尾諸書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常庸書儒行中庸賜進士八分書曰天毫發彩玉海張說謝示金字之簡是也

錙銖萬代會要云劉泊上太宗書曰紆寶

思于天文則長河韜映摘玉筆于仙札
則流霞成采固已錙銖萬代冠冕百王　親書笏端　崔澄
傳曰元宗以謹密字親書笏端　家藏詔書　墨藪曰唐李靖家藏高祖太宗詔書　赤光
上燭　玉海曰祥符五年九月國子監建閣藏太宗御書從之明年五月閣有赤光上燭　袖有
驪珠　蘇東坡集謝賜御書紫薇花詩有一縑驚鸞回鳳字袖有驪珠二十四句　兼絕二王
詳　翁煥爲美　法書要録曰宋文帝有子敬風骨翁煥爲美　帝中第一　張懷瓘書斷曰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　世南補戈　書苑曰太宗學書于虞世南每患戈脚不工偶書戲字召世南補寫其戈
購募備盡　虞世南書旨述曰太宗銳志既書眞草書帖購募備盡　兼賜
大小字　玉海曰天聖九年上作飛白大書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士獨孫奭與趙迥兼賜大小字

御筆五

詩　唐韓愈詩云峋嶁山尖神禹碑科斗拳身戞葉披鸞飄鳳泊拏龍螭　岑文本奉述飛白勢詩云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游霧疏別有臨池草思露垂露餘　宋夏竦紫微閣御篆書詩曰右省層樞建西清寶字宣神明連藻畫法象出奎躔　明堂額御篆詩曰堯章粲雲漢羲畫露乾坤日字光芒動奎鉤氣象溫　明宣宗草書歌曰草書自昔何所授初變楷法爲章奏當時作者最得名崔瑗杜度張伯英三人眞蹟已罕見後來繼之有羲獻筆端變化妙入神逸態雄姿看勁健風驚電掣浮雲飛

蛟龍奮躍猛虎馳漢晉草法千載師張顛藏眞亦絕奇
一代精藝才數輩遺墨千人萬人愛因知頓挫出腕力
亦用飛動生神采古來篆籀今已訛何況隸草訛愈多
吾書豈必論工緻誠懸有言當默識

【補】賦唐竇泉述書賦曰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
豪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視如發硎
刃虎驟鸑眙惴夫喪精劒客得志成帝則生知草意頴
悟通諳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舍若雲
開而乍覩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康帝則幼少閒慢迴
出凡境駟馬安車不尚馳騁眞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

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草風送驟雨宋武德輿法含
古初見荅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麗載
兆虎變高躅莫究其涯雄風于焉已扇猶金玉鑛璞包
露貴賤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已達于縱橫攀王媚于
緊細向精專而習熟幾可與之興替尚瞻擊水之鵬搏
且聞天上之鶴唳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
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擠排子敬昂藏拔勝草
負正猶力稽牛刀水展龍性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
泯規矩合童蒙惟吾巨唐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爪
陳睿謀自我雄其貌神邁興代之徽猷太宗則備集王

書聖鑒寄啓質詎勝文貌能全體睿宗垂文規模尚古
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而窺户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
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而吞鯨　蔡
邕筆賦曰書乾坤之陰陽贊虙皇之洪勳盡五帝之休
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皇之功代兮表八伯之望觀傳
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　晉成公綏隸書
體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點星墜掣挫安案繽紛絡
繹華藻粲爛綢繆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翫
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

序宋王珪撰御製觀書序曰嘉祐七年十二月戊申
乘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于龍圖天章閣翫心文明
藻思濬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使
左右縱觀驚鸞翥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回薄于
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曾覩也　法書譜系序曰
藝祖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
復見全盛太宗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
刻之秘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　丁度序邇英聖
問曰伏奉宣示御書十三軸仰觀聖旨皆陛下上念祖
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

表唐李嶠賀見御書表曰究黃軒鳥迹之巧殫紫府

結空之勢偃波垂露會寶穗而成新半魄全曦象天形而得妙　宋王元之謝御書表曰絳綃半幅霞舒舞鵠之紋宸翰三行雲繞廻鸞之勢宮中刀尺翦雲霧于赤城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堪笑二王非墨妙筆精之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　又張洎謝八分御書表曰仙毫揮灑體備剛柔犀利譬長劒之倚天壯觀類洪河之紀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明媚若曉漢之橫空

晏殊謝御書表曰乾文綺粲睿筆鸞廻文皇鳳字近媿乎流芳炎帝穗書遠慙于逸品宜登冊府永冠書林

【補】記宋歐陽脩仁廟飛白書記曰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履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補】碑唐崔融夏禹碑曰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蚪分螺書編刻

【補】銘宋孫覿爲胡直孺作御書扇銘曰扇出尚方墨寶未乾天縱墨妙宛若龍鸞辭月煌煌光燭蓂屋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補】跋宋范成大賜鄉書石湖二字跋曰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

潤須宋蘇軾作英宗手書須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睎結而不散以燾冒其子孫